



圖成行樂：
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

毛文芳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圖成行樂：
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

毛文芳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

毛文芳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08.01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392-8(精裝)

ISBN 978-957-15-1391-1(平裝)

1. 文人畫 2. 人物畫 3. 畫論 4. 明清史

944.5

96025750

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 (全一冊)

著 作 者：毛 文 芳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盧 保 宏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02)23634156

傳 真：(02)23636334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s.com.tw

本書局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精裝新臺幣九〇〇元
平裝新臺幣八〇〇元

西 元 二 〇 〇 八 年 一 月 初 版

94401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392-8(精裝)

ISBN 978-957-15-1391-1(平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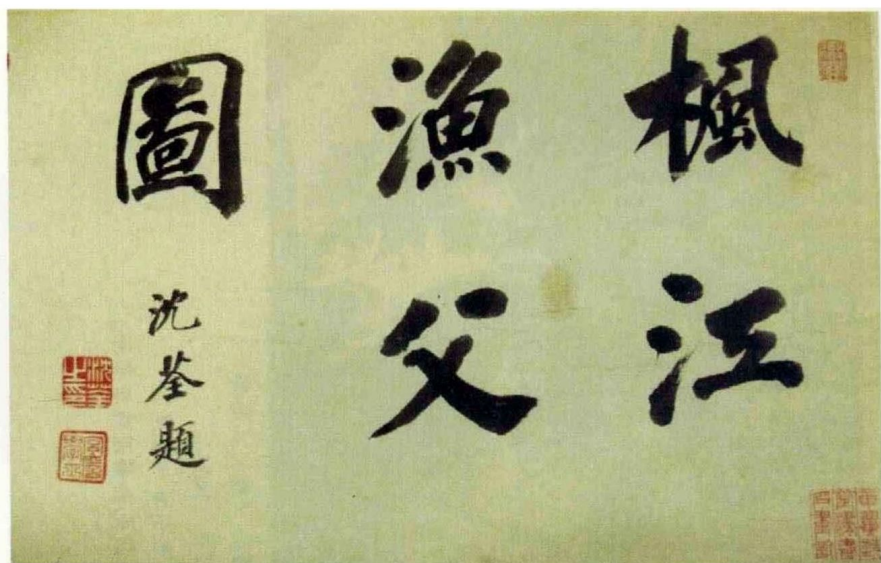
〔圖1〕〔清〕謝彬寫照、韋聲補圖〈楓江漁父圖〉（卷）（局部）

像主：徐銳 原畫繪成時間：康熙14年乙卯（1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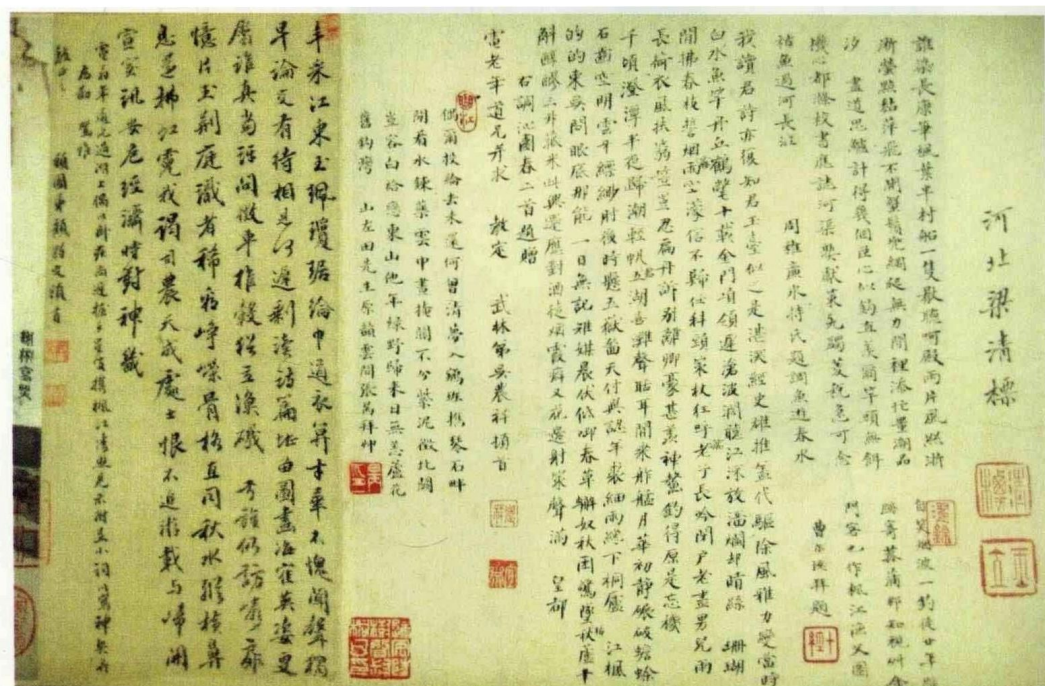
紙本，設色，畫心26*133cm，總長2000cm（含引首、拖尾）

畫心：小篆款「謝彬寫照」／行書款「乙卯九秋為菊莊先生補圖錢唐章聲」

上海楓江書屋收藏／攝影



〔圖2〕〈楓江漁父圖〉引首／沈荃題名 右下角一枚鑑藏印：「章翼詵堂法書名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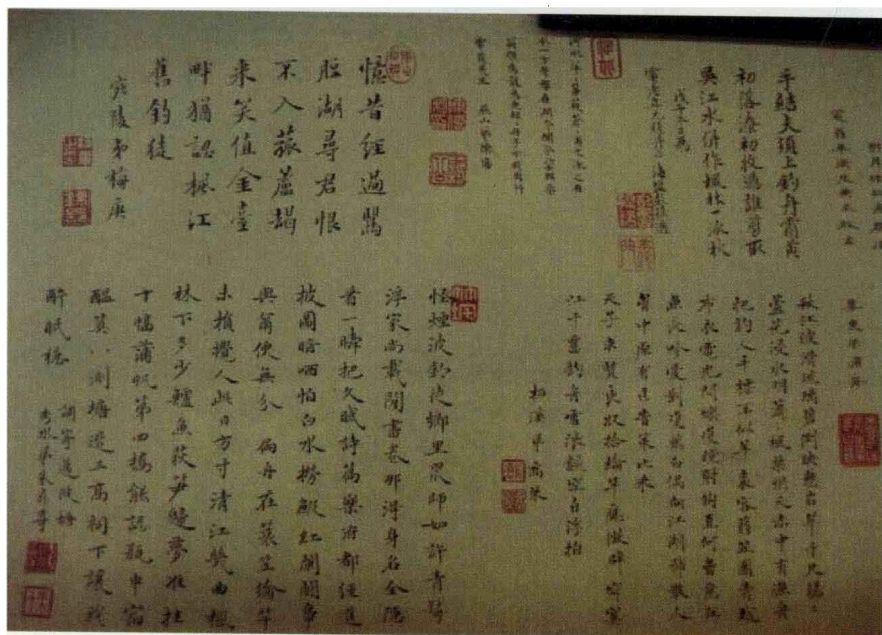


〔圖3〕〈楓江漁父圖〉引首／梁清標、周稚廉、吳農祥、曹爾垓、張畧、顧豹文題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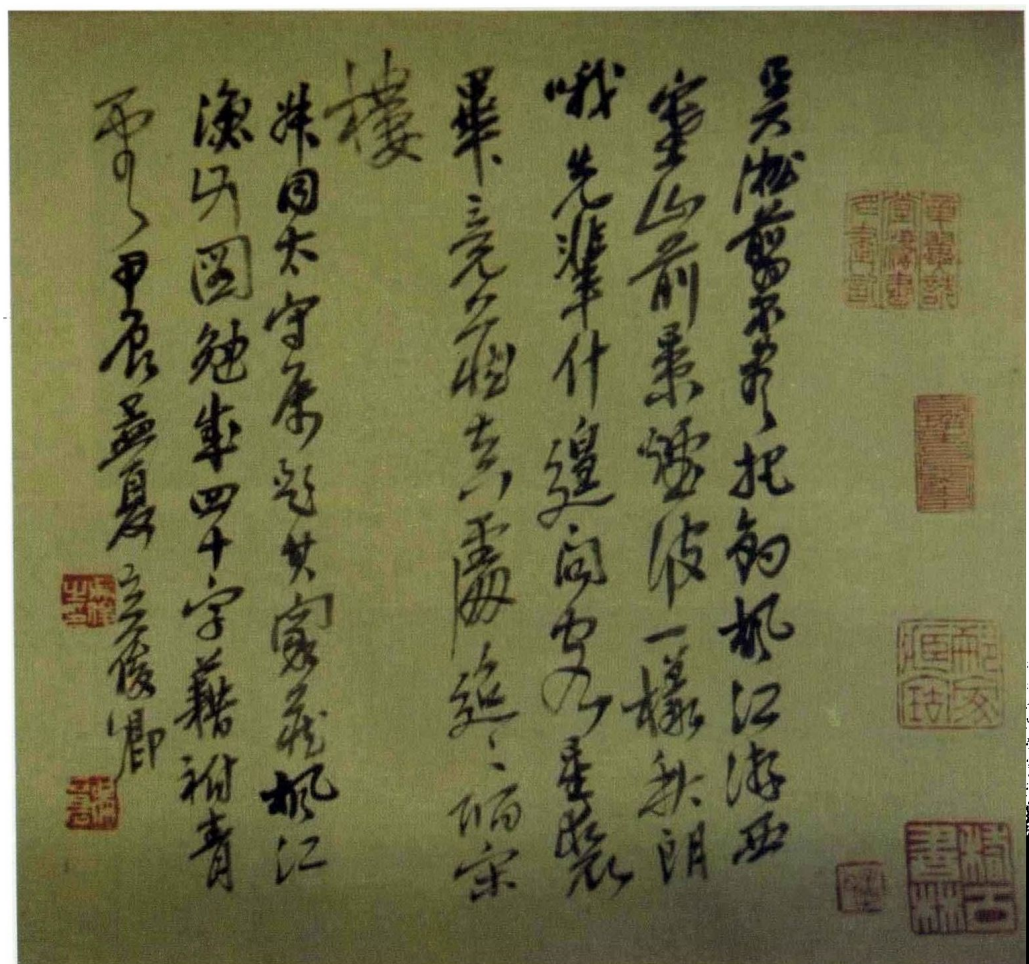
中下方一枚鑑藏印：「歸安陸樹聲叔桐父印」



〔圖4〕〈楓江漁父圖〉畫心／補圖畫家章聲題款，納蘭性德、顧貞觀題詠
張綬／江閩題詠 左下角兩枚鑑藏印：「公東」、「張鳴珂」



〔圖5〕〈楓江漁父圖〉拖尾／蒲舟、彭孫遹、陳僊、喬萊、梅庚、朱彝尊題詠



〔圖6〕《楓江漁父圖》拖尾／吳昌碩題識

右側五枚鑑藏印（上下依次）：「章翼詒堂法書名畫記」、「守瓶老人鑒定」、
「嗣家藏寶」、「稽古書林」、「子剛父」



〔圖7〕楓江漁父小像（版畫），18*12.8cm
《楓江漁父題詞》康熙乙亥（1695）菊莊刻本卷首
現藏浙江圖書館孤山分館



〔圖8〕〔清〕金農繪

〈壽道士小像〉（軸）

紙本，水墨，131.3*59.1cm

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

畫心右側／金農自書題記



〔圖 9-1〕〔明〕陳洪綬繪〈何天章行樂圖〉（卷）右段／男像
絹本，設色，25.3*163.2cm，現藏蘇州市博物館



〔圖 9-2〕〔明〕陳洪綬繪〈何天章行樂圖〉（卷）左段／女像
絹本，設色，25.3*163.2cm，現藏蘇州市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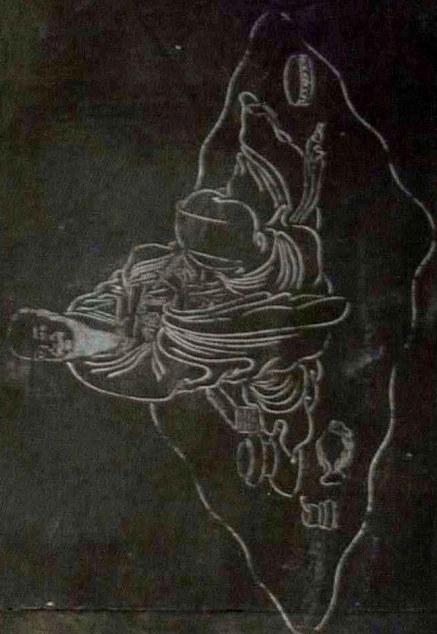
〔圖10〕〔清〕禹之鼎繪〈幽篁坐嘯圖〉（卷）
絹本，設色，36*77cm，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畫心右上角／禹之鼎自題王維〈竹里館〉及跋識



〔圖 11〕〔清〕禹之鼎繪〈雪谿圖〉（冊頁）
 絹本，設色，51*56cm，現藏青島市博物館
 畫心左側／禹之鼎自書畫名及跋識

填詞圖

北平後學翁高齋題



神南靈雲居士

神南靈雲居士
神南靈雲居士
神南靈雲居士
神南靈雲居士
神南靈雲居士



〔圖12〕〔清〕釋大汕繪〈迦陵填詞圖〉（版畫）像主：陳維崧／徐紫雲
原畫繪成時間：康熙17年戊午（1678）／拓版時間約：乾隆40年乙未（1775）

上方／隸書題「填詞圖」，署「北平後學翁高齋方綱題」

下方／「歲在戊午閏三月廿卯園 為其翁維摩傳神釋汕」

右下／「湘南嘯霞居士汪蔚模勒」

拓本摺裝1函，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特藏室

知音 · 善緣 · 靈光——代序

一封陌生的來函

2007 年清明後，我甫偕家父母與舍弟從常州省親轉赴上海回臺不久，打開郵箱，一封來自上海登錄著陌生帳號的函件翩然入眼，函中說道：

文芳教授：您好！

素未相識，冒昧打擾，請您見諒。我因收藏〈楓江漁父圖〉手卷，得知您著有〈一則文化扮裝之謎：清初〈楓江漁父圖〉題詠研究〉一文，十分希望能有機會拜讀，不知能否得到一份大作的抽印本或影印件？如承慨允，不勝感激。

如您有機會來上海，歡迎您來寒舍觀看〈楓江漁父圖〉。……

這封電子郵件引發我一連驚疑之思。早在 2003 年秋季，我已著手對清代徐鉉的畫像〈楓江漁父圖〉及題詠展開研究。2005 年 8 月，在北京發表初步心得，旋投稿至《清華學報》，經遵循三位審查教授提供之寶貴意見大幅修正文稿後，刊登於 2006 年 12 月《清華學報》第 36 卷第 2 期。對我而言，「徐鉉」的研究已經告一段落，意味著我終於可以為纏繞三年的研究個案劃下句點。不料，就在徐鉉已淡出我的耳目領地之後，楊崇和先生的來函喚醒我一個逐漸渺遠的夢境。

當初最遺憾的是，筆者四下遍尋不得，以為該研究課題的核心材料〈楓江漁父圖〉業已失傳，無從考察畫面訊息，只在杭州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看到了一幅木刻畫，可惜並非原畫。儘管如此，其實並不太阻礙我去探討該畫背後龐大的文化訊息：像主的心路歷程、題詠團體的世代與社群性格、題詠內容的仕隱辯證、

文化扮裝的繪像意識……等。在北京提出這篇研究論文時，曾獲得幾位教授的青睞，咸以為這樣的研究取向頗具興味。《清華學報》的一位審查教授也說，拙文像偵探小說一樣，充滿抽絲剥繭的閱讀樂趣。

楊先生是誰呢？他以〈楓江漁父圖〉喜從天降的收藏訊息誘惑著我，同時又令我忐忑不安。昔日從事徐鉉的畫像題詠研究，立於「畫蹟不在」的前提下，自以為修改得完美無瑕的論述結果是否會因此動搖？收藏者有十足的立場質疑紙上談兵、閉門造車的我，難道他是來向這份沒有畫蹟佐證的研究成果下戰帖的嗎？來函因宣告畫蹟仍在人間讓我萬分雀躍，卻又因為消息來得有點遲而略感憾恨。

再度揣摹來函的語氣，分明就是一位真誠提供畫蹟訊息的大方貴人，顯然是我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無論如何，此刻的我都不可以假裝沒收到這封電子郵件，也不可以假裝以為〈楓江漁父圖〉已經失傳任拙文面世時對讀者睜眼說瞎話，出於一名以偵探自居的研究者的本能，我得珍視眼前這條重要的線索。

怎麼回函？來函者除了署名之外，未曾留下任何身分的信息，三字相連的姓名真是陌生，孤陋寡聞的我會不會在大陸研究如林的論叢中將之遺漏？他會不會是一位我有眼不識泰山的大學者呢？他究竟是誰？經 google 多項查詢並經本人證實，這位開門見山、簡潔俐落的楊先生，是留美微電子學博士，在上海一家科技公司擔任總裁，平日雅愛文人之物，在 2003 年拍賣會上購得此畫，因顏其室為「楓江書屋」。楊先生珍賞摩挲該畫已成為一名真正的專家，果不其然，在我寄達《清華學報》拙文抽印本次日，他便立即指出文中兩處錯誤。

異代知音

我揣想著：〈楓江漁父圖〉的收藏者與研究者萍水相逢的意義何在？

對這位品味高雅、鑑識精良的企業家來說，每回展開〈楓江漁父圖〉卷，那七十餘位老、中、青三代不同年齡、不同際遇、不同謀算的康熙文士，紛至沓來地現身眼前，輪番為徐鉉的畫像提出觀畫心得。楊先生購藏〈楓江漁父圖〉，不僅想擁有它的稀世價值而已，更想掌握它完整的繪畫動機與時代脈絡吧！

雖「畫蹟不在」卻仍在象牙塔裡孜孜尋索的我，不斷追查徐鉉在康熙十四年（1675）委請謝彬繪製此畫前後的心境如何？他陸陸續續邀請將近百人為他的畫

像題詠，他們到底是誰？說了些什麼？有些看似矛盾的對話為何這麼說？二十年後的徐鉉仍未忘情於此，又為自己作一篇〈楓江漁父傳〉以呼應此畫，並裒集題詠刊刻成集……。我曾經潛入徐鉉的生命史與交遊圈中，試圖解開這幅畫卷留下的謎團。

讓世人瞭解三百年前有一位著名詞人徐鉉，他曾經進取、曾經疑懼、曾經惶惑、曾經感謝、曾經茹苦、曾經懺悔、曾經昂揚、曾經自卑，剖析其中曲曲折折的心路歷程，這是研究者的職志，也因而有機會為收藏家楊博士貢獻一己心力。至於讓稀世珍寶的畫蹟成為研究者詮察文化真相的憑據，進而得到世人的理解，這是收藏家的願望。

畫像三百年以迄於今，或許再也沒有人比楊先生和我更瞭解徐鉉了，本以為與七十餘則題詠纏繞的我，只是在象牙塔裡孤軍奮鬥而已，沒想到重洋之外原有知音。對徐鉉來說，作為收藏家的楊先生，以及作為研究者的我，不約而同地成了他的異代知音。就在往返的幾十餘通信函中，我們建立了知音般的默契。

古畫邁步前來

既然已經把潛藏在夢境底層的徐鉉喚回，接下來最期待的，就是看到這幅1675年謝彬為徐鉉繪製的畫像。萬分感激，我終於看到了〈楓江漁父圖〉的全貌，這幅三百餘年前獲得眾多文士青睞題贈的畫蹟，鮮麗如昨。我摒住自己的呼吸，惟恐一吐氣，畫面就會從眼前消失似的。以滑鼠在26*133釐米的畫心上下來回挪移，雖然拙文一開始就引用了納蘭性德與顧貞觀的題詞，但是當我看到畫心尾端他們二人並排題詞的原始狀貌時，真如幻夢一般，令人不敢相信。穿過這些躍動的筆跡，我彷彿看到了他們二人就著光源，吮墨舐筆的身影。

毫無保留地，楊先生慷慨地將題籤、畫心、拖尾全長2000釐米的完整卷面一一拍成數位影像提供給我，利於筆者審視細節，重作考述。在徐鉉「再認識」的過程中，我由畫面訊息產生的任何疑惑，也一一得到楊先生悉心覆解。

徐鉉畫像坐鎮在楊先生的「楓江書屋」中，21世紀初的晨曦或月色照映在17世紀末誕生的江南畫卷，光影流蕩間，那漁父綸竿踞坐，水岸有丹楓綠蘆，吳江一帶煙靄連天，七十幾則題詠筆墨酣暢、淋漓如新，那些個性化的簽名題署

與朱砂鑑印，以及更多畫像題詠背後的故事與心思……。這些不僅屬於像主徐鉉個人而已，不僅屬於波臣派畫家謝彬而已，不僅屬於七十餘位題詠的國士而已，不僅屬於康熙十四年開始的那些年頭或吳江那個地區而已。它因為進了楊氏府邸而成為楊博士人生一個美好的環節，然後輾轉透過研究者的偵察公開，邀請有緣的讀者一同觀覽。〈楓江漁父圖〉自古代邁步前來，期能成為 21 世紀的文化新寵。

收藏家的慷慨大氣

唐太宗其實是私心吝嗇的，因為他把生前透過蕭翼向辨才和尚巧取得來最鍾愛的那幅王羲之〈蘭亭集序〉帶進帝王墓塚，使後人無緣得見，僅能在馮承素鈎摹的「神龍本」中緬想一代風流。所以，世上有一種人最是慷慨大氣：願將苦心祕藏的傳世之寶公諸於世，就這一點而言，何國慶與楊崇和兩先生是比唐太宗更令人敬佩的典範。

兩年前，筆者亦有緣結識另一位臺灣著名收藏家「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董事長何國慶先生。何先生的收藏重心為晚明書畫，近來更有意成立一個晚明生活美學的網站，期將購藏的珍品公諸於世。一位是「楓江書屋」的屋主，一位是「晚明美學網」的網主，二人既是現代成功的企業家，又是今之古人，他們珍護文化遺產的眼光與襟懷脫去世俗蹊徑甚遠，讓人心嚮往之，他們在企業成功之餘對文化遺產挹注的心力，令人萬分佩服。

與何先生在中正大學寧靜湖畔咖啡座相談的那個午后，真是一件愜意又愉悅的經驗。當時內心激盪著何先生專程來訪的感動，又對其貢獻文化的志業深感欽佩，尤其何先生對皮藏之晚明書畫如數家珍的專業程度，更讓曾著有一部晚明專書的筆者汗顏不已。收藏家何先生一掃傳統文人藏品祕而不宣之習，這位飲食簡素、態度謙和的企業家，有著文化瑰寶與世人共享的大氣魄，既讓收藏品靜態展覽，又要架設網站供讀者點閱，對古物實有再造之恩。此外，又慷慨提供學界研究之需，當他得知我正著手於明清文人畫像題詠研究時，不僅力邀筆者往赴基金會調閱禹之鼎繪〈許力臣給諫小影〉畫蹟，更隨即委由基金會執行長吳國豪博士寄來全幅數位檔以供進一步研究之用。